



04702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朱雲贊

漢炎如燭陰族來熿之佞臣託焉若家督之輔盜也屋社  
成窮新作漢璽奪威斗握煌煌高文當夜而喑愼堅冰履  
霜漸成師張蓋一言喪邦孰褫其不祥願借上方鹿角豈  
足折狐狸當道有憤其烈龍千未從若奸膽乃裂嗚呼夫  
古逾遠世鮮直節磨兜勿言唯口有鉗鳳鳴諱聞地虺  
紆顛倒失貞墨墨若夜非子游者安使山岳爲之震海水  
爲之激檣杙爲之却鴟鳴爲之伏日月回旣食之光宇縣  
復不死之氣贊曰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平陵大夫魯國男子始以俠聞卒用忠毀漢檻勿易直道  
彌旨視佞臣首不若一馬悠悠千祀誰繼友者秋空劍橫  
想壯音采

讀司馬相如傳

夫良璧有考則千金之價輕隋珠少瑩而照乘之光淺士  
具百行虧之則傷才雖十倍玷之莫掩丹華而亂窈窕君  
子其猶惡之芍藥以贈洧濱風人固云勿尚許散愁稱其  
高節不登變童之牀楊忠襄愧汚倚門乃毀冶容之服曾  
迴車于勝母墨却轡于朝歌相厥所以有由然也特夫士  
有尚奇人矜豔韻五君孤女方曰搗公不無兄遂云竊





嫂一日所煽千載惑之故若人之短長誠易而說也長卿風流奇士蕭散英人觀其慕藺爲名游梁不屑終歲寂寞從容著書當爾之時雖子雲清淨無以過也且世祖雄才玩習羣下公孫儒者直等發蒙大中辟戟猶云俳畜而文園吏隱優游獨遭雅重禮數之隆卽不如汲黯乎實遠過張湯矣寧唯子虛豪賦發歎異時或亦姱貞素聞足以取貴而自東都以還競相談記遺諫獵之舊草羨彈琴之新歌探瑣語于稚川咏茂陵之聘妾將其作達甚乎幼輿放跡過夫阮籍好色儕於端木穢行輒似興公諒彼芬芳詎當爾乎蓋褚少孫班蘭臺謬之於前而楊祕監洪侍郎辨之於後可謂出瑤瑤於汚脂濯文錦於魚肆旨哉其有鑑乎其與夫致歎揚雄未嘗投問者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跋絳守居園池記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二

宗師之文特奇灑不肯作凡短語後世論唐時文最奇者曰孫劉元杜視宗師或勿若也雖韓吏部猶極稱道之今觀所爲絳守園池記估倨蚪蟻非甚詳解卒不可得讀自宋歐陽氏之徒出雜相詆訶今夫終日飽粢穀而却鳳丸不可爲善味終日聽鐘鼓而廢跼沂不可爲善樂必知九肋之美異牛鐸之響則公子方染指于鼎中苟氏且旁皇于衢路矣宗師所著魁紀公春秋集傳與他書皆不傳獨傳是記與綿州越王樓詩序元和中記刻于絳州後刺史以宗師故其園池者雖屢廢亦屢葺焉顧于記所云云已

盡失其舊求故所刻石觀之已鏤滅消磨而不可得噫絳爲郡古矣前後刺史數百輩或飾臺榭娛觀眺要無有聞者獨以是記而絳之園池至今且屬于宗師子旣珍愛其文方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辭之古而不悅于世或遂併棄之以與刻于石者之同其泯沒爲可歎也重錄而藏之以待夫士之好奇如段成式黃晞者云

書周遇吉傳

遇吉死且百年其爲人稱道至今勿絕然考當時所以死者傳說各不同予至寧武得榆次人王珪所作節錄補聞一篇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陣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聞之乃使人縋已城下見自成大罵竟爲賊磔殺及問其

故老言往往與珪合於是知珪之可信其書事直而不掩而近世傳稱遇吉徒步巷戰被矢若蝟爲賊懸於竿射死之者之陋且妄而無足觀也且忠一也有爲之而得其至者有爲之而不得至者遇吉武人能不惜其死以身糜賊誠壯且勇惜其未能審乎義之不當出爲忠而不得至是其所以爲武人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常置短刀靴中曰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觀光弼之事可以論遇吉矣使其知寧武之故不可守引兵而東據險遏賊令毋犯京師上也不得已而守城破自死又不得已或城破見執以死其猶耿毅而光明柰何賊未入守未潰遽自縛以授哉予是以未嘗不哀其死而尤恨其失也



書趙萬全事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北方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留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忘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遽大痛食飲卧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于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母固憫兒獨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願卽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做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富貴久客益留落挫悴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潰沸于戈棘道路客遊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間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旣獨

石笥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四

行求父邏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趺乳血髮肉脫易朽然如斷榴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骼之殘委溝野者剗膚血滲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號呼于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已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于背以行久之乃至馬邑馬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顧已髦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槲封之手樹之柳亦拱于原得示子矣萬全聞言墮地哭奔之隴所仆絕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

使還天寶斬毒子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腰脊庶招  
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裏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馬  
邑人相聚觀少留之不可萬全旣歸極勞勤養其母母亡  
舍于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  
者表萬全異孝爲祠之廟琢石旌其門

### 書侯振東

振東肅寧人家貧去爲縣卒事令安懋修懋修治好猛或  
杖人枉色然傍不可數怒扑不可如故懋修陰異之振東  
短眇視若庖特負膽勇能人所不敢雖賤隸乎常吒喏思  
因事自立明之亡也河北盜賊動數千一日合攻肅寧尤  
易其小先播語守者城破且屠城中人多恐獨振東進說

###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五

令曰此喝我也當固守與懋修意合卽日部衆拒賊城東  
北隅守弱振東請當之望見其渠坐馬上振東私計賊視  
守卒數倍保否不可知莫若先擊殺渠圍且解使走白令  
手礮擬渠礮炸傷振東股股折或勸其已怒不肯再發果  
中渠渠糜餘立奔散城中出追賊斬數十人令以此益多  
振東方厚賜之然賊去未兩日而振東竟死謂其人曰礮  
反激時吾所忍死不仆而必再舉者欲誓翦賊以全吾城  
故也

### 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兵入塞破畿  
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



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已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忝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爲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間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邪

書王孝廉詩後

久可詩興爽致適似其爲人久去鄉國羈旅以老顧意猶甚壯自古軼俗之士往往不能違命而身以聽乎其間方康熙中福州李相國頗好推汲久可于時居門下拾科第頗易然竟勿得晚舉京兆眉須皓白又十有三年已八十貧不得已尚思進士舉嗟乎李相國時距今不過三十載

事勢殊異有不可勝舉者久可杯酣氣熱每爲客道感喟  
寥替足振目擬顧獨不能忘情于其詩以爲是固有在乎  
窮達得失之外者予然後知其有所自得不伸乎命而伸  
乎已彼其充然具者夫孰能詘之

### 士相見義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  
若煩曲而持之可至于終身君子于世必無子然不與人  
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  
重而不可輕而不以爲固者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  
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於士相見之  
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于君子使相與於義而相

從於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  
君朝聘相見擯而請焉摯幣而交焉爲其禮之不可已也  
至于士則朋友之職耳非其庠序素習之人卽其等夷同  
伍之屬然且非介不通非摯不接辭讓揖拜至于再三非  
其爲僞度以爲迂闊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顧嚴爲之制必  
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表薄苟且之端皆起于人之相狎而  
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忽漸而離漸而愈  
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姓未相習猝然成交  
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仇爲同類笑合不以道而無義  
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  
文與辭則不敢苟矣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所自持矣有



所持而不苟士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義相砥切便佞匪辟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爲今日之士卽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深而守使固使知夫素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尤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于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然且不可況違冒妄進以徼倖功名之間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教服其度其于交未嘗妄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于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羣而不黨之美及乎後世士相見之禮旣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侯

王盜取富貴至漢東都末爭以浮譽相尚聲類相附應徒步千里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進天下于君子且逆知其事有所必至而以防害也害不可極卽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蝗解

歲壬寅中央土齊魯之境熅燁騰生叢于隴者若海之出魚穉于乳者如子之襁母乃翼乃牙鼓响駭霍然浴土毛以爲廓也州邑大夫畏于令簡鄉里之戶躬出而討之其行殺也律于磔叛寇翦怨敵族坑無遺子焉從役乎東西豕赤景蹈爍圻在位者或吁曰天之心也仁志生物不志

殺物今氣滋不和更積慘恣戮以謀矯勝唯盡蝗必致愈  
災盡赦厥餘召天以休祈克符帝衷庶徼後穰解之曰天  
以愛人爲仁微厲人爲仁以滌不仁爲仁微畜不仁爲仁  
且舜爲悅口戕人而砍凶者以仁式刑武王未嗜手擲君  
而鉞虐者以仁鑄兵向舜不明法武王不斷伐是以天下  
樂奉賊而快視其殘嗜也且盜祿者刑政蓄咎愆以招旱  
蟲又吝勤氓卹思假說以貽黎之凶其仁乎其不仁乎

### 命說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  
指貴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決獄瞭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  
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方來者咸往請靳得一言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九

子何樂自失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  
之約窮貴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  
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本生而斷之土凝而坏之爲  
屋爲舟車爲樽爲薪爲瓦爲盂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  
之方其未始形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車爲樽爲  
薪爲瓦與盂若惡器耶命之于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  
貴祿約窮者邪且命人爲之乎果天爲之邪假人爲之憎  
約窮奔貴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焉必天爲之其幽眇微  
遠度終不可得測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  
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  
故常罕言奚計約窮貴祿之適來者耶微論終不可測假



工誠神得其貴祿諾者必喜以愉得其約窮斥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吾悲愁以爲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化乎喜愉誠未肯祈工術易孔子說若然予何卜爲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於朝氓農勤功商工賈服其世國或聞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貴不肖不必賤又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妾倖而乘之以誕鬻乎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于孔子猶將斷斷無所移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夫瞽師足以命已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怪而責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于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于道也羣罪爲畔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貴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夫瞽師之言之不尚于孔子者邪

守說

禮之視而恥貶焉以守乎士宜也士之不能守貶之不能恥奴隸廝養之賤得起與士相持接不復知其亂然則何士之有哉今世舉于鄉與第進士謁舉之者之門其門焉者視爲利而以謁市公相循舉之者與所舉者亦視若宜而無所怪公相循一人不然非譏其吝于予卽議爲不知所德蓋羣喪其守而禮輕于世久矣獨許君者一反所爲雖遭訕怒行之甚堅夫非義勿與感恩無所于私非愆也介之守而古自持也君益勉焉舉者次當得仕吾聞大吏

之門僕豎耽耽岩岩菴令長而取致其利視謁舉之者辱  
瘡甚不肖甘焉能守是以往無或變屈行焉盡其餘當官  
之節不忠其或失矣

釋陳秀才疑夢說

彼聖人者何如哉窮以事而無勿知叩之以理而無所于  
惑若是止矣窮與惑者之不必非聖人聖人于時且不敢  
自謂果無窮與惑乃歎理之誠少足據事尤不可知也顏  
跖之富天旣訝乎世首陽餓夷于駟祿景進之忠者戮直  
者蹶愚者夏屋才者寒谷不肖弱冗持印食肉凶吉而逆  
惠易詩書所稱如警語目進之砂礫爲金玉鳴梟爲鳳凰  
星隕而石日月至神而或食其明又進之何狗而冠牛何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十一

人鳴豕乃立啼狐狸畫雄荒荒昏昏古云自今疇不愕焉  
抑疇用若事也聖人而尤神無若黃帝孔子列禦寇言夢  
推爲知之黃帝孔子之不能知也子有以識其猶士師然  
且夢寐虛假可掌而占雖至觴醜巫陽在焉若夫墨墨泯  
泯鬼未能審顛倒紛迷曷知其誰福祿所集與惡爲比賢  
者佺佺害踵厥履嫫母刁父文章襪襪怪以易常變不得  
止不瞑而寢嚙訛未已不然之然詎燭厥理然則黃帝窮  
孔父惑何況屈原之徒問焉不聞易歌而哭或薦于子曰  
若子所言皆夢也吾與若居天地中視天爲夢覺天方夢  
夢烏知子所云非天之夢至值且極而因有是邪善占夢  
者說與人事反故夢泣得飲夢杖得肉夢棺而仕夢冀漢



貴子亦知夫王公之貴南面之樂皆僕人所假者乎盍常視天夢與否而求其所反其事與理宜有若然然則知之而無所惑庸必聖人矣哉子善其言從而志之會力夫陳君來京師相見出囊中繪圖說有所云疑夢者喜得發或者之旨乃書以貽力夫使有所解焉

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子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土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十一

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卹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間發擒于庭治而諭勸之時時懷史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於民彼利之子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子聞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泄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

益媮選舉術乖託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路者而牟賊  
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  
家感人說已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  
者易爲飲其信然乎吁

### 伐石志

越山石多而採習百材資焉宮室之基礎輿梁之構道路  
之布礪磴杵臼鐘氏之研具吾師之權杠封櫛之合皆取  
給工以需之博也將盡山伐之其始發集十百儔登顛東  
西視相厥腴脉剝土之膚于外者乘其燥氣輸水激之已  
則礪豐然後環巨鑿竭勇擊焉塊而材嚮或值大堅不可  
猝伐橫崖植椽腰緬懸撞之崩岸削絕下臨洞黑生活乎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三

中者縛柔木爲雲梯接數十仞猿猴臂聯力附喘升或繫  
脫階絕霍飛鳥墮骨無完收伐之久門戶呀豁漸入愈深  
中空室堂側穿奧竅龜行狐蹲吹炬擊敲石時傾碎羣醢  
于內或石盡底通冒洪瀾漂歲死者數焉予遊于山間憫  
其險劬試慰之曰若拮据乎是母或億與工人頗然太息  
曰豈謂斯役之不吾困耶吾始爲農佃田耕之計幸卒飽  
比歲登收者繹至飲食舟車之畢償筭贏穀無多矣設穰  
餘二三月食謀貸補餓罔資決芸矣歎卽賣質子矣更視  
吾里之農者或銜甫釋而釜空于家矣所以炙烈暑風互  
冬犯虺蜴闖虎豹雜俚鬼乾汗涸噓腫裂肩胛而來役此  
庶無罹傷死博入不缺得日食吾躬且體其家自頃之歲



海汐大潰入漂其捍堤官出符築之籍吾名于府旅往工  
遂禁民買併爲致備苟私有貨事輒降重罰以故利絕乎  
百需而費之罄于呼者僅膚不剝也若估價視常減十一  
發金于藩史乾沒十一經縣郡吏復然持以散吾徒值旣  
不足又料責侈巨倍衆力加日時愈適就困然以成之不  
效亟也時朴于廷褻創以趨罷雨雪奔道路病不得休吾  
茲役也三年矣痛孺婦之瘠弗遑及秦越視者勢使焉假  
無向擾而仍吾初工或太守令尹卹其罷而薄墜之吾雖  
瘖手癭足猶私循以甘而庸惜憊于吾躬者耶曰然則子  
盍返諸農雖艱食庶少逸乎曰隸旣不得脫且吾嘗以工  
追憚吏狀觀催歛于鄉者迨殆甚焉吁可悲哉吾徒以其  
勞也恫工之言推農之事是蒸蒸之不困也鮮思夫養人  
者焉

司衡君傳

衡于物爲用也博有君子之道焉余徧覽稗史古  
今滑稽之流其於食飲器幣昆豸草木而假文辭  
者略徧獨少及之者試列其事以爲傳云

司衡君衡程者棗氏人也其先有事秦皇帝爲治書御史  
始皇勤嚴政事令捧石侍左右受決獄市文奏必使較輕  
重至與石等不然不輒休始皇喜退而笑曰侍史實佐予  
無何燕客慶卿來獻督亢因以劫秦皇秦庭大驚擾亂御  
史君亦暗仆柱下頃之事定惋咤曰秦法羣臣不得持寸

鐵上殿而吾實縮大椎廁楹楯間不急取撲賊而夏無且獨以其藥囊爲功因遁去潛以術導陳平平方困賤爲社宰謹奉教人咸悅服之由此名大起以至漢相然亦不能竟其術也漢定天下無意修禹和鈞周武王權量法度之政君知其不可遂隱化勿復見而其子孫多散居市肆與畎僧者遊間亦有顯者至君蓋數十世矣君始震數有怪徵太史占之吉繇曰黃鐘之宮龠黍始翔日紀月次與時偕行稱物平施天星煌煌利以順動不利于藏旣育狀頤瘠而黔白瘧若鱗甲者千百繞背腋父老竊相謂曰昔劉季左腋七十二黑子而應帝王而其祥如此庸知其旣乎君性沈默不言嘗有平天下之志顧不肯苟求用人以事

相與或就請君君舉數示之皆意得釋然退無復軒輊爭君所交遊唯與鈞州權氏稱最善起卧居處不少離常曰世非子不能用我亦舍我無所用子沛公於何固若左右手者也其相愛信如此以故權氏借君亦見重于世世以權雖椎魯少文不如君而厚重過之其後竟以功受封邑于鍾衆因以稱云君始仕小官金粟鹽鐵瑣碎之司無不歷凡所定法咸奉以爲準尤無少乾沒持身潔然若未嘗親其事者時宋景嘉元年求賢良士聞君名徵入拜司衡卿詔曰朕唯保衡側遲久矣平準之任願有寄也然帝方恣虐屢歐踐宗室嘗以湘東王或體肥碩號之爲猪王他日君入朝握鈞鈐佩印立殿廷側帝命左右持建安王休



仁山陽王休祐及或竹籠而盛之顧付君以爲樂笑君諫止之不可因遂發憤頭搶地踊及雷間抗言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弄諸父爲戲何如主乎臣卽荷提挈亦執法持平以事上餘非所知也時帝驕甚諸公無敢諫驟見君若是爭叱呵或挾持使謝君愈強怒罵曰若曹狗曲無能斤斤銖兩繩人主而顧擠吾直乎因絕其冠纓頓或于地上大怒斥出將碎折之久乃獲免君旣放歸不自悔徧遊人家或混跡列肆已而歎曰楊惲所謂汙辱之處也雖然三人之司必有聽辨吾苟平其政不謀其利亦何愧于身哉于是徧召其族人而戒之曰昔吾祖稭嘗仕蜀以均平公正顯名當代諸葛孔明尤尊慕之嘗曰吾心如稭不能爲人

作重輕吾父見子弟篤守其道以是爲宰相天下可運諸掌以是爲廷尉當平反無冤民以此稱進人士大小不遺而皆當其用以此爲郡守則廉平最世萬子孫幸無變也苟易其數而從人取子則非衡氏之風矣第與莊周之徒素不協肆意侮君至欲相摧折君不爲動而學浮徒者顧往往援君謂契乎方等之教也君大宗曰剛氏材能任重大然非人肩負而薦升之尤不易用而其族遠孫曰戈星者性輕便形質眇小特多宜于人人或出入必與偕君聞之笑曰吾有功于民甚大嘗依戶牖間是小有才脫刀鋸之餘幸免銷骨之憎獨美宮室以居據金刀之資司支度出內之任朔饑侏儒飽又何怪耶然出沒褌袖人得狎

襲如倖夫弄兒寧足論乎其居天平郡者亦與君爲同姓不可小事試當大議論必重扣之始爲理其平然君雖抱道自以爲合于聖人之法而去古浸遠僞薄者視君爲少能不足任用其子弟又見奉其法之難合乎人也而時方盛尚桑孔宇文王鉷之術於是稍盡變去倫務出入多少迎媚人由此君益衰未幾老且病瘧之環于背者半銷滅類癡孔然或戲之曰神龜七十二鑽而智未盡也今君鑽愈多然計數亦愈耄矣而其友權氏亦厭苦君不識通變旋引去與其俗之善俯仰者游君廢然卒其後有稱者曉治歷常閉閤室中置炭驗輕重推陰陽修歷者以爲侯河堤謁者以善占驗歲使視黃流准其縮盈仕唐神龍中嘗

副昭容上官氏第文章甲乙稱旨素與梁公姚崇善崇把佩鈞謂之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爲公侯欲使子爲曲則曲不可爲欲子爲直者司衡君固不用矣稱默不應崇以爲有先世風于是作箴貽之

太史公曰衡氏受姓最古在舜巡狩時合四姓侯召見考校所謂律度量衡者也後嗣勃興趣平物爭昧勢拘古卒廢無逢順時抑揚與爲嬰兒要之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哉

淳于先生謂齊王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聞也詭爲穰焉明年淄灘東洪濟溢其西河薄洛交益大魚齊民阿大夫迫于怨始半而入之滑王慚勿能隱以使者強往粟卹焉淳于先生



謂潛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災勿卹可乎先生曰王將以賑人乎抑以賑鬼也王曰何也曰賑于人焉則弗及矣賑于鬼焉則勿食矣故臣願王之毋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日恩齊民誠若不及今先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生淳于髡仰而笑揖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羊乎受命主君未嘗飼焉日操箠以責其息牛羊盡于野犬彘空于牢而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呼之秣皮骨之肆于鞞鞞錯中者不能驅而齧矣齊民饑者幾時也竄溝壑挂戶巷十九而殫王吏猶羣掩之責其穰賦當此之時民恨王之吏切髓薄骨然其亡者亡死者死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孫孝子也且王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人有恠貴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之對曰療將失貴子死之不療也貴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貴貴可復愛貴而忍子禍其族死而賑之子安飽之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哺不入又有以收其餒此臣之所爲賑鬼者也

設周馬正語

周太僕爲王料馬將隊其齒之長者休之而益以芻賦曰是力多矣馬正進說曰臣始掌王牧固見夫騶者駮者瘠者驛者蹶而癯頹者計其奔汗之費而創之長也日王冬狩駒未盛息不備御數卽羌而充之莫不哀嘶首掉若負疲老不可復責竭力他日校人秣焉豆少乏輒怒而鳴又

自謂盜驪馱駝天子之駿宜食重食且田獵安事也非有  
行陣之勞傷死之患不中騶馭偶已如此向馳革車託戰  
鬪而償吾轅者久矣然其小馬者師其老馬者馬馬相循  
唯牝而是攻唯圉而是蹠唯藁而是甘食乎官愈多而一  
不可用是酣生蠶於延而役死骨於國也將吾馬政母能  
或修以致此患太僕曰然則如何曰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夫馬之害馬小人之害馬也病乃殺吾更其失而通其志  
氣調其樸網其惡時施其振教雖駑駘之弱騏驎蹇驪焉  
而可同功周人不能用後日益徹宣王立始修其法而東  
都乃績詩人爲之歌車攻

刻田單將軍碑陰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九

方將軍走安平鐵籠全宗人時意志固已遠矣由是收卽  
墨之餘保東海之上拒燕師之強敗樂生之謀使草木見  
其君主山川復其姓氏寧不謂爲天下豪或曰功成之後  
隱身以退若范蠡蔡澤豈非遠歟何至命懸于九子德成  
於貫珠齊國新復襄王未賢四鄰交窺敵怨莫解故身留  
相齊以固更興之勢免寇徒跣以釋震主之謗齊有將軍  
古社稷臣也又誰能少之然使滑或有道燕師不興臨淄  
營邱無有警響將軍且與碌碌者朽沒卽一旦富貴而人  
視之亦何異其市椽時也烏能揚全齊之功光千秋之名  
換曰

士有不用適如處女投機之會虎嘯鳴舉強燕在握亡齊



非懼一朝成勝千載甚武廟圮臺荒山秋樹古海雲朝上  
風松夜舞舊壘仍存遺營可覩靈飈颯爽將軍之宇

### 敘柳氏僮

越柳氏者嘗尉蜀券蜀兄弟三人爲僮曰大曰二五皆呼  
爲兒後罷攜之歸任勤苦事瑣細罔不盡于柳柳遇之暴  
不怨也鄉人多憎柳者導使亡僮曰翁爲父吾固猶子也  
見子奉父未見逃父者則以告二五咸若兄言數年柳死  
子益貧先喪伯季與兩嫠日求分將售所居宅僮進叩  
頭曰主何析也是舍甚完翁罔買遺子孫死未幾而安他  
人是大恫翁靈也且主東西庇人宇終不適而嫠尤非便  
誠患朝夕者見帥二五佃田力生穀傭以供漁販以給終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三

不敢貳其柰何自弛因遂涕泣季與兩嫠皆感動乃不復  
分或曰僮爲義以名博者歟季非有骨肉親不可解散且  
翁酷之久孰無難焉而願盡于柳信夫孔子曰甯武子其  
愚不可及也彼忠爲臣者蒙患圖社稷罔身是計而奚他  
利焉春秋之法善善欲長推物于厚也聞善而疑者絜已  
以薄也僮誠名吾猶將義之況魯而載以狎者歟彼名之  
疑者吾又烏知其所信於實者何等耶其或味學于春秋  
者邪而謂天下之果難於善而忠信之行之皆出於非其  
性耶僮今且四十餘二五力尤壯時出入鄽市予並識之

### 鄧邱亭攷

水經注汾水西逕鄧邱北故漢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

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邱故謂之方澤邱卽鄧也朱  
祥符四年眞宗祀后土禮成登鄧邱亭以望河汾古鄧邱  
在汾睢之東漢舊儀云睢上一日葵上顏師古曰地本名  
鄧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如誰因轉作睢耳鄧邱水經注  
獨作鄧以爲許慎說文稱從邑登聲則所學之異隋陸法  
言廣韻亦爲鄧同漢儀師古之說也

### 湯陵攷

古之記湯陵者凡三皇覽云湯塚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  
縣三里塚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括地志薄城北郭  
東三里平地有湯塚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塚近  
桐宮括地志又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湯臺三原湯塚蓋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三

西戎之君號亳王者可置勿論若薄城北郭則杜征南蒙  
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塚所言與括地志同後漢郡國志  
又云梁國故闕伯墟虞有桐地有桐亭與蒙薄地至近然  
湯塚在薄宜矣漢劉子政諫起昌陵歷指堯舜禹所藏至  
于湯則以爲無葬處宋羅長源始疑其說然長源引聖賢  
城塚記謂湯塚自後魏天賜中圯於河乃歎子政于言不  
苟子尤怪長源之陋而闕于識也夫子政之學無所不達  
假湯塚有在詎勿知者且不獨子政昔墨子論節葬稱堯  
穀林舜南紀禹會稽亦不及湯是可知湯之葬古失其傳  
昧其地在戰國時已然而子政之云無處誠有由然矣顧  
自魏晉以來謂湯或在濟陰或在蒙薄或在偃師雖與子



政不同特以湯所常都處言之卽不必果然庶幾于理猶  
近至隋文之世乃獨祀湯于汾陰則傳記所勿聞前儒所  
未說用其不經事誠大惑唐知其非故去汾陰而特祀湯  
于偃師以爲湯遷于是也至宋不能守唐之是而用隋之  
非還于汾陰更立祠廟後世因之遂成故事習勿知考于  
是湯陵乃竟在此矣予竊謂其必不然者有四昔堯之始  
國封在唐及爲天子乃入都晉故後世唐縣唐山得有堯  
跡若湯先世雖曰屢遷然相土居商邱上甲居鄴而湯居  
亳史記言湯從先王居謂帝嚳都亳湯自商邱而亳故曰  
從先王卽後世言南北景亳蓋有三要皆在河南未嘗  
略及西河之遠則跡所勿屈於陵何有是其不足信者一

也舜崩蒼梧禹崩會稽並以巡狩所至故今粵西浙東得  
有二塚若殷湯無巡狩之文汾陰非巡狩之地何有崩且  
葬乎是其不足信者二也謂湯都垣曲乎故陵在是然觀  
周漢帝王並都關中其所葬處皆在百里內遠不過二縣  
今自垣曲至滎河且五百里而殷家尚質亦無有越都畿  
而遠葬之事況垣曲又實非都乎而葬安由至此是其不  
足信者三也自古天子巡狩所經其地有先世帝王陵廟  
必告而祭焉故秦始皇上會稽則祭大禹漢武帝至江南  
則望祀大舜唐元宗將東巡則遣宋璟魏知古蘇頌于平  
陽祀堯蒲坂祀舜安邑祀禹汾陰之近也而不及湯卽漢  
之武宣光武及唐明皇帝又嘗至汾陰矣然祀終不及湯

夫非知湯之不在是而無用祀乎以此論之是其無足信者四也或曰汾陰故有殷湯城使湯不于此城何以名則不知汾陰之城魏文侯所築無與于湯括地志云汾陰城俗名殷湯城以其稱之無稽故特謂之爲俗名且古固多有以人姓名稱其城者若漢時趙信所居卽呼爲趙信城蜀有張儀所築卽呼爲張儀城又古多有姓名同于前代帝王聖賢者如陳王博士孔甲則無殊夏后高祖功臣周昌則直似姬文安知秦漢之世不有殷湯其人者居此因以號其城乎而欲引以附于湯詎不惑耶或又曰然則路史所引城塚記湯塚于後魏時淪圯爲張恩靈之于河則果不足信歟曰是正吾所欲辨者記言湯塚圯于後魏中

夫使塚果在是則未圯之先人應共知宜早著于世何絕不聞必俟圯而後知其爲湯塚是說之謬也記言塚銘二千年困于恩夫銘起後世湯時無是且傳記所言不憑其子佳城鬱鬱皆以爲銘出于曠則好詭尚異者僞爲之耳秦始皇欲發孔子墓視銘而止亦出誕妄豈湯伊尹以聖人而同術者爲推測又說之悖也則常求之水經注矣以道元之奇于事無不採况身當北魏之世使湯果有陵陵果圯明器果爲恩棄必詳記之乃其于皮氏汾陰不過曰耿祖乙而已鄧邱漢方澤而已介山而已睢邱而已絕無所爲湯塚者圯而蠹者然後益知城塚記小說者流語盡荒唐而長源據之以議湯塚之久沒是其陋誠何如若乃



舊志謂元癸未歲淪于河以石柩遷葬東岸夫既言淪尚  
何有柩之可遷且桓司馬爲石槨孔子言死欲速朽湯寧  
與桓司馬同其侈哉而爲石柩乎是亦餘言湯塚之所爲  
陋尤出于長源下者或以史記秦寧公三年伐湯杜湯杜  
亦號亳王與秦戰不勝奔戎所謂汾陰湯陵者疑卽湯杜  
亳王者是或又以湯之子孫有封國者亦號爲湯是皆古  
所未詳特尋皇覽所言與括地所志塚不在此亦甚明白  
惟偃師薄城塚尚有二則猶其疑于此益歎子政謂無葬  
處其學廣識達所論獨偉矣明初求帝王陵寢禮官不能  
辨徒循宋元之跡而舉之其尤失者至以宇文氏所立之  
元寶炬當北魏孝文帝夫孝文初從其太后于永固陵後  
遷洛陽乃自壽陵於瀍西南伐道殂歸葬于是此史籍所  
載可得稽考尚乃不知況湯陵也哉又近世聞喜縣亦言  
有湯陵李汝寬頗辨其失其言曰據劉向則湯陵所在不  
可知據尚書注雖知桐爲湯陵之所在不可知據文獻通  
考及喬宇等所言雖直指滎河而猶未盡信也嗚呼若汝  
寬者庶其知言者歟

### 論周尺

案諸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致紛紜徒作算博士竊意所  
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者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  
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而于  
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古之

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步今于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云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時言之今則指漢時也然六尺爲步季本謂是古法不知實自秦始司馬法所稱且置勿論商君在穰苴前故知由鞅始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步過六尺正謂步畝之數蓋鞅因古法八尺爲步則畝寬今去二尺以六尺爲步則田必有餘積其有餘則田數增多而賦稅加益此下令墾草時阡陌經界并盡變古人者也惟田數增多故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兩古者則指周時且兼夏商言之耳夫天地之數生于一成于十律度量衡本自然之數故十寸爲尺一定不可易者惟蔡邕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商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後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殆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以十寸爲定者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十分爲寸積十爲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黍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半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証故自黃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其于十寸之正



或有短長不齊故必同之武王滅紂卽謹權量猶舜之同律度何得言禹尺十寸而殷周遞減其數豈理也哉又攷周時尺與漢晉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卽玉尺也荀勗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尺亦然則知周亦不以八寸爲尺明矣如蔡邕言周以十一月爲正律中黃鍾則黃鍾九數周且當依九數以九寸爲尺何取于八益知其不足信也

辨萬泉滎河爲古冀耿地

余作地表以今萬泉滎河宜爲春秋冀耿二國地據後漢志河東皮氏有耿鄉冀亭晉獻公滅耿杜征南注云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是故耿國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五

也春秋冀伐虞杜注云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自後言地輿者以今河津爲漢皮氏縣卽古耿國至于冀則無有及者是蓋不明于封建之制古今地理之紀而徒以後世之縣域畫前代之封疆無惟說多踈而于載以上昭然可見者就歸泯沒也請得詳指之水經注云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城北有清原晉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京相璠曰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冀國之都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又西逕稷山北山在水南可四十里許山上有稷祠下有稷亭西去介山一十五里汾水又西逕鄧邱北邱在介山北卽鄆山也高可十餘里山上有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今據萬泉志介山在

縣南二里上有神祠介山東十五里有稷王山上有稷廟  
與道元之注古今正同蓋漢時無稷山縣而後漢志聞喜  
邑有稷山亭自冀亭之南漢皮氏與聞喜分縣界而稷山  
延連甚大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其東南爲聞喜其西  
北爲皮氏今之稷山蓋隋析聞喜所置自是漢之所爲  
山亭者不屬聞喜而唐又割安邑龍門稷山諸縣地置萬  
泉縣今考萬泉東北去稷山不過三十里萬泉北至河津  
僅二十里西北至河津亦僅二十五里以是求之則不獨  
河津爲皮氏卽稷山萬泉雖謂古屬皮氏猶可焉而所謂  
冀亭在皮氏東北者正今稷山河津兩邑之交春秋諸國  
大者數圻次亦百里計冀當時能再興師伐虜入顛軫之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七

坂類非弱小卽以百里準之地亦不盡一縣況皮氏有冀  
復有耿同在一時難爲二國而自今河津北爲寧鄉縣則  
北屈所居也其東爲絳爲聞喜又晉所有也東北之地旣  
非冀域則于其西南爲之封畛而萬泉屬在至近以爲冀  
地夫何所疑彼云在皮氏東北特其國都耳至于疆土大  
小近遠之所在恐未得以一亭限也且言耿國者旣云在  
皮氏東南則就河津論之東南至萬泉不過四十里南與  
西南至滎河亦不過三十餘里其東北旣有冀則亦不能  
不于西南而立壤土焉則今滎河之宜亦爲耿地者又何  
所疑彼云耿鄉在皮氏東南者亦特言其所都耳是蓋度  
以地形審于事理參之以封建通之以古今雖載籍有勿



詳前議有未及直可取決而無惑焉不然春秋之初魏國未及分晉且未之并記國名者無他小侯今二縣地耿冀之屬將虛焉而無託哉

辨耿非祖乙所遷

余旣辨少康綸邑之非且謂滎河宜故耿國地若祖乙之耿猶少康之綸也已稍見說于地表顧尚有所未盡書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殷家國邑屢徙路史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然路史知辨五遷俱出盤庚之爲身亂乃猶以龍門故皮氏縣東耿鄉城是祖乙所居則鈞蔽于舊誤而不能通據漢書地理志皮氏注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牟其言耿可爲詳

石筍山房文集卷五

雜著

天

矣然初不及祖乙竹書紀年祖乙勝遷于庇沃甲祖丁因居之紀年所載雖與太史公爲邢者不同然亦終不言耿且太史公篤學好古生于龍門去耿至近而漢距今未遠使祖乙果嘗居此安有不熟聞之顧于殷本紀必曰祖乙遷于邢而不以耿哉耿之云然徒見書序前世達識通人多疑書序出于僞作義理淺俗殆未足信唯博士授書守而尊之後作疏者遂謂耿是反譏遷邢之言乃子長自爲說亦已陋矣且書最初時爲之傳者則孔安國後注書者則鄭康成乃孔鄭亦但依序言祖乙遷耿未嘗實指耿爲何地其曲爲之說者又爲古邢與耿通太史之邢卽皮氏之耿是又無稽之甚者也攷邢在春秋爲邢侯國秦屬邯

鄆郡石勒所爲襄國者今順德之南彰德之北乃其故墟  
昔者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並今彰德衛輝間地惟囂近  
相故亶甲得以就其近而遷焉唯相近邢故祖乙亦得以  
就其近而遷焉又竹書之庇地卽爲邶亦在沫邶接望邢  
鄴合以求之祖乙所遷定不越是皇甫謐謂耿在河北迫  
近山川王肅謂祖乙至盤庚五世邑居墊隘水泉瀉鹵鄭  
康成謂民居耿久奢淫成俗以今論之邢鄴之間北太行  
南漳洹大河經流則山川迫近之徵矣史起之時漳尤爲  
患始決而渠之以溉則墊隘瀉鹵之驗矣魏地儉嗇褊急  
至今如之民雖久居俗自難變唯河北厥土沃饒樂風靡  
蕩其習易成則民俗奢淫之效矣凡此諸端並足明耿之  
非證邢之是世有好僞者亦指今垣曲爲湯都夫湯居洛  
陽偃師去垣尚近然且實未嘗遷而都此况邢邶在洛陽  
東北不但數百里彼祖乙者亦奚爲不憚險阻必遠去先  
王而來耿哉知湯不居垣卽知乙不居耿彼颺冉之徒唯  
事好奇于注水經輒復道之味勿審焉故著其說以附于  
地志俾與少康之綸同正其失也



山陰胡天游雲持著

祭文哀辭

祭鄂相公文

嗚呼上下之交士不能廢于當世而輕難感激道不可無以自守其絕去依倚望託而終不容已于其感則惟所以相接而動乎中之莫禁以公之尊若某之賤辱問其姓名見其文章而不能忘也而固未敢妄幸乎丞相之知深其引而自疎以異于衆人乃所以爲事公之禮其憫夫踰踰畱落庶幾一遇雖某之愚不知所憾若進則喜而擯則喟公所以與某之心嗚呼公存則某之事公不敢自疑于簡公歿而公之意在乎昔者夫豈異于今臨悲風以長悵夫何徒取乎拭涕之霑襟

爲溧陽公祭嵇相國文

嗚呼通晝夜而知者達人所以稱賢履富貴而亨者君子許之爲美乾坤列象乃彰進退之情日月代更是啟盈虧之運機乎出入莊生感覽物之言化矣往來夫子著息畢之說惟夫聲烈實表瑋奇改邱陵于一夕鐘石恆存寫風雨于千年丹青不滅豈非其生也有自其逝也足悲者乎公沆瀣融精河山蘊秀龍元舊俗始重竹林鶴立奇姿自然霞舉忠門報

國卽繼餘徽孝井開泉猶聞此日劉眞長之早歲翟方進

之初年庭戶艱勤巾箱依倚公才卓犖已動鄉州帝璞玢  
璘交知特達旣而鳳皇千仞直負青旻仙桂一枝遙舉明  
月偕夕郎以攜被始近銅池對步兵而校書時親甲帳浚  
郊奉簡梁孝王之才子俱來參井觀風大中正之人倫獨  
茂授經望苑爰觀

東朝推轂

大廷良時出鎮主司空而平土領謁者以巡河又被徐方  
用昭允翁

國家倚之以股肱之重崇之以槐鼎之尊遙冊中書草南  
康之故事仍畱宣撫文潞國之高班移節虎林耀精鯁壑  
忠信所屆海若爲之不驚福德所延年祥爲之增稔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二

朝廷以老成需輔師傅加

恩

手詔前詢鋒車屢促相帷虛左待雷雨之滂施堂印懸操  
資川舟之遠濟原非渭北應諸葛而沈星路異巴邱爲文  
公而坼石謝太傅有裂金之讖此乃驗焉庾武昌有牽旒  
之謠何期遽爾公性惟敦博度則沈深誠結

主知德畱人頌當夫麾纛始發繡黻將旋屬疾在途經畱  
里第杜征南之遺令得以從容齊太公之首邱固知無恨  
太常上謚勒宗旆之嘉名祕器東園起廬山于賜冢丈室  
之樹植顯矣臣子之哀榮備矣予也于公鄉梓依桑姻蘿  
繫柏早聯法從咏畫壁之仙洲共侍清塵拂絳霄之香案



風雲殊路南北分襟久遲華鑑黃

中朝之更入俄聞虞殯悼廣野之先歸心逐秋空河將淚  
注溯吳波而一醜託楚筮之何因尚饗

爲朝貴人祭制府嵇相國文

嗚呼古今遙遙凝靈蘊神在地岳起在天星陳氣大體盛  
象雄勢尊耀洩而興續綸偉元公子膺之騰顯當世發其  
英蕤燭照光泰躡班天散旁抗彤芮助猷翼扶將相華粹  
公之貴也始由諸生天池霄扉鼓翮而升扶搖從之集于  
殊庭鈞韶洪張叶其和鳴爰驅軒輜四駢兩服臺駘之墟  
闕伯之國觀風來歸登獻琛璞躋步

禁近正冠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三

殿閣往者黃流滔滔其淫

天子顧思任公于南有鉞其武有旛其翻如彼方叔于征  
桓桓東南大封控鎮千里金冊綠綬寵以盧矢荃宰之重  
時

賜函璽于淮于浙赫赫豐臺公之精誠配其經施河成有  
時海波却靡陽侯天吳偃軍戢塵慶夫安流貼妥不威浙  
人旣寧待公還

朝昔公載行旌帟屬郊公今奚歸白馬江臯霜旆雲蓋蕭  
蕭風鏢某等早從後塵列組同籍聞斯薨隕共深悼激殷  
鮮酒清用陳祖夕溯音響于迴飈冀來歆而不隔

爲如臯公與僚屬祭鎮海吳將軍文

若夫募收怒而招搖指天奎所以主五兵涼風迅而參伐  
明太白所以高上將時則有虎桓之士鷹穢之臣壯所父  
于爪牙鬱干城爲心膂者洎乎成功運四時之序易名當  
大至之期丹青儼駐于雲臺弓劒虛存乎玉帳人懷廉恥  
之將國亡詩禮之英詎止氣奪百夫哀騰七萃者哉惟公  
世本雄豪家承武畧六國之師盡靡則斧鉞西河八戰之  
烈畢張則旂常大漢乃復降乘辰尾潛感雷精嬉戲之餘  
夙成部曲指麾之下卽畫山川五氣五聲久聞夫呂望九  
天九地何屈乎孫卿奮湍狐父之戈沒石熊渠之矢投蓋  
而千人盡辟據鞍則萬里非遙況乎隴右多奇關西出將  
馬文淵之勃起壯士何多班定遠之喟然丈夫當爾于是

羽林擊劒樂府從軍激昂鞀鼓之求恍慨熊羆之寄遂使  
波澄蒼兕海偃盧龍樓船清坐嘯之風赤角靜彈碁之晝  
屬以慶香涵物瑞露膏年侍子園橋裨王稽辦度遼都尉  
無俟于威明出塞將軍不煩夫伯度然而刺泉疎勒常撫  
髀于綸巾羽扇之前刻石祁連猶抵掌于投壺雅歌之際  
旣乃唾孟竝缺手戟全拋雖充國壯謀曷云其老而鄂公  
勁髮且復幡然將非楊樸之移關無羨廉頗之用趙于是  
以握奇之術傳之後人以報

國之忠勛之合子江山秋整舊部重臨刁斗煙高餘風不  
變陸抗則繼爲都督荀首則更佐中軍謝主簿之乘軺羊  
南城之緩帶復以笑談禦侮樽俎折衝雄戟參星崇牙擢



斗蟠爲山岳壓鉅鎮于臨淮沈若江河儷雅詩于常武焱  
榮事業暉曜勛名故知忠信所積何忌于道家之言股肱  
是毗方復爲搢紳之盛矣湍易摧波離當旻日夫何美疢  
忽值凋年尚思躩鑠于生平豈謂優游以怛化天星夜落  
秋風蜀相之原岸谷朝頽暮雨彭侯之讖三軍盡縞淚濕  
旌陣八陣空懸氣寒虵鳥蘭錡晝裂驚地戶之摧車金鎖  
朝昏迴廬山而造塚某竊慚文吏伏在下風眇學鈴圖罕  
窺戎旅言瞻壇煇等列王臣事未屬乎縶鞅教前聞乎節  
制其深國恤均悼入亡睠蹴踰之春營尚餘細柳引銘旌  
于斷岸空寫長雲裁征南沈水之碑令名安盡述懷縣荆  
州之誅盛德何多託北里而陳辭溯東州以寄奠所望豐  
城夜氣從風雨以俱來楚水文犀邈川原而不隔尚饗

祭沈三兄文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五

予方少時倔強自有子來予交各是所守競恥潰折攻闕  
寇構權笑嘲詆忘背夜晝遂以日親顧若比拇通匱質視  
佐饌遺肉叩頭升堂怡林老壽子嫉時俗憤慨色負千夫  
拱胸屈不宥首子實耿潔病惡如灸三日餓困甘義不富  
是乃愈合若癢得揉及其恢揚豹躡虬吼城南嬉游翫肩  
樽酒兵談劍雄禮謔樂鬪啾啾怪歌踢地掀袖渡江樟亭  
災晚驚鞮胥濤山壓浪抗舟覆出險嘔胃扶柁擗肘魚牙  
不膏厥以其瘦丁酉旣放石屋登岫同儕數公落落呼侑  
瘴霧挂面呀鵠悲雌僧壁紺袿魍魅敢扣饒腸夕噉醉舌

吃柏荒墟買沽渴虎墮在奇怕險歷簇共近我游于東  
海岱延袤或從爰居或狎冰靴子亦捫襍發卦占繇連去  
杭汴哭昭燕傲河間投止鄭尹識舊四年遂畱書驛交授  
嗣聞涼帥辟聘無逗邊府討羌鋌鈔矚時當急俊計畫  
需手逢窾抵窾期以策懋豈謂樂行適乃禍就子孤荒報  
愕慘交培尚怪妄者赤舌仇誘頃則實來胸耨腹鏤嗚呼  
希道天監奚繆賊不必亡仁不必佑子之孝惠信及朋友  
押躬義條農有畔畝系既單子唯子承叟奈何昧茫翦毒  
無宥始覘子羸戒溺厥酒不懷其沈益進事斗納禍燒腸  
卒以躬朽署吏紛紜衾礎誰哀邊沙吹刀塞雪埋藪凍骨  
酸魂怨懣吁呪子孤阜阜遄奔輦柩靈願凭返安相東牡  
位哭后灌辭佐哀首漂漉歛獻靈知來否

石笥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六

祭俞六文

嗚呼形之聚者必毀生有涯而可痛惟首禾以從容乃今  
昔之所寵或本落而辭糞將達禮其猶恫嗟夫君之美脩  
意姚盛而昂聳當澤瑩兮可嘉亦任曳而不要望國都以  
載書志燿莊之驥踊孰鬼神之戾伐掀坦駕以顛壘集崇  
寇于謁館竅膏肓以繆捫初頡頏以翺嬉竝宕亢而罷從  
眇萬狀于一晒顧霄極焉易狂逞飛思乎檄岫拔奇諧于  
瞿甕擊短日以送惜扳遙運而贈諷忽淒騶之北票變來  
麥于五幃涉郭巷而不前久咽喙于訓弄傷津門之漂搖  
魂日首而南控既靡情之多薄信爲義而誰重憑稅舵以



望歸遭十月之膠凍迨旋掩而卜宮當春卉之已動昔盤桓于城隅憩雲物之幽翳清泉湛兮不移素木苞而已拱隕鬢髮之少縻泣紉弔之戚從嘆一瞬于邱墟何哀樂之交宄蓋天地之成虧易去來于旋踵諒知化者爲賢何道殮之寬恐毋擣然而魄悲庶靈安以羌永

爲金朱申三君祭制府嵇相國文

嗚呼夫士有激知已于一言或銜恩于一顧清飈爲之自結白日爲之再中況乎灑澗濯澗振苑噓禮頓生光于燕石忽成響于吳桐馬在御而何心猶思仰秣鳥投懷而不去尚想依籠夕是朝非感春秋之運薄昔華今謝覽變化之旋逢城府颯然屬有心以其惺河山永逸將緘抱而長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七

終惟公人倫鏡秀雅匠標通早挺江表俄聞國中九達騁駿長衢馭龍氣照丹彩言矜璧琮旣比夏璜虞磬亦重金鐘大鏞公之富貴將相兼崇虎符龍節蕭斧朱弓遂薦殷鼎方扶舜輓裴太尉准右撫軍實則唐家中令羊南城襄州出鎮依然晉室三公公之功名伊其有庸使稱蒼水地近黃熊騎王封左鍾離國東桃花春月瓜蔓秋洪堤穿竹箭浪駭梯衝魚鼉百陣雲沙萬重長菱塞築美鼓沈封始伏河宗昔日之三犀更刻仍夷海伯當年之強弩何功公初臨浙歲卯霜冬兩甄麾蓋千騎艨艟戟金列羽旗絳飄虹崇堂載肅大鼓其逢英英鑠鑠磊磊雄鳴呼不騫者岳孰圯其鋒後凋者柏孰翦其叢理焉詎測時乎遂蒙騎

尾奈何傳說之一星何在放招安所巫咸之大野疑空某  
等粗涉巾箱微窺几案辨慚訓乎文豹彩敢拂于華蟲本  
是曲鍼寧望見引安知頑礪許被深礪謝朓未遭奉安成  
之品目陸澄空爾仰仲寶之虛衷固知山濤啟事便以羽  
毛見借裴寬贈客爲擬資囊自充承明薦于鴻都鄒枚獲  
廁貴一辭于岑鼎江鮑看同公乎如漢如霄某乃如塗如  
壤知公也則所施之極博知某也則所報之難豐嗚呼昔  
者事公玉帳之中今者望公墓門之松霰奚事而春凋大  
澤先埋于弓劒日何爲而曉匿平原乍蔚夫蒿蓬況以京  
邑滯淫江關迴阻鄉迷吳會天遠崢嶸徒悲黃鳥哀詩臨  
穴而悽然莫贖尚愧田橫壯士挽歌而慷慨相從尚饗

詛雨師文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八

四時之帝秉運迭王各耀其德施育人于月令顓頊主冬  
爲水水不潤下則重陰干陽沈沴逆常推洪範五行厥徵  
若爲蒙爲霧霾爲恒陰雨游兆敦牂紀歲日際亥子藝穀  
用成毗方急趨刈功遂降霖潦霽霽逐續癸亥迨壬辰未  
窺杲曛自牽牛女宿分度數百里沈濕均蔽禾之遲刈者  
刈而待晞布覆于噉者咸僵偃浸落卑剛容巨舟先是五  
月大水八月復如之竝害稼爲農困及今又焉空釜于室  
棄粟于野人人鼃蛙伊將蟲沙狀辛苦千萬倍又前夏秋  
流疫兆凶喪翦十半羸遺瘠餘翹俟延活不誠謂奪飽而  
申餒我以飢煎煎沸噉豎黔罪宜丁是罰俾帝怒無佚抑



有致之者歟人氣愁苦孰原其由誦誦沓與罔敢天誅惟  
兩獄是聚乃詛而訊之

丙午序冬星軫次日風冷霜肅歲賚及八蜎豨焦明宵環  
晝翔引日綴旬淪精溺陽沴脉滅陸吳錯越疆絲零羽雲  
顛迷滂滂蠡螺族魚鮪汚邪底陘池卷城墮堅僵畝薤肥  
乃覆滿家乃漂如坻九殺十剝五獵一遺眴目撐耳蠱蟲  
藁飛目飽腹煎意錘手縛哺糜坐期口食誰攫吁婦嗟稚  
怛巷慘陌唱巫走覲察史用瞽拷石墜戶俞喪豚殺昏昏  
婪婪不知其所何山川主神爾棄職而愒何天之施而淫  
德以滋帝夢窈窕遠曷掉叫伊其泪陳擅亂以悼晷夏熠  
旱冷石澹澹百生仰膏迫咽渴灌竭泓涸涓甘潤靳按時

資乾曦汝攘作威爨爨既沈遺我下呬誰爲汝爲澤惟實  
子敵誰爲汝爲霖惟獨子寃藝畝翼翼尚懼饗嚙臙豈汝  
爲蚘而終敗我穡邦菑癘流痛于無辜汝則繼割而羣病  
衆茶孰浚子脂是畏漁暴孰罄子斧是怨寇盜耽耽虎狂  
嗛嗛狼剽汝茲毒淫兼虐竝弔淮瀑跳浮如傾醜醜坐從  
萬艱類洪湮州仰興寐聆刺志內仇昔惟炎神在宥天下  
云爲協行以利挺化歲三十六運斗瑞野胡令濫時破鄼  
漂社昔惟逸穆爽節是程綿死三魄霓霧失正胡今粹粹  
鬱爲咎徵乖和戾元墮理黃中降青明明癩憂用長帝居  
赫深宜鑒黎病劓獄豐晦日用革政欣欣兆蘇旭顯昭更

庶究庶圖無終踐氓姓

爲掖令禱龍文

月日某土某官某躬薦二牢于湫潭之陽以禱龍而告之  
曰唯天地生人物唯人萬物之靈是故虎豹之猛則罟之  
虵蚘之毒則斷之魍魎之怪則逐之妖鬼之厲則祛之獨  
以尊龍奉龍畏龍享龍不敢慢龍者豈天飛泥蟠冬隱夏  
見不可測哉蓋亦有以利吾民興雲出雨救旱暘故與山  
川羣望百司之神而竝貴唯今茲土亢烈甚民皇皇不克  
朝夕奔走雲唱禱之山川羣望而勿應禱之百司之神而  
勿應凡茲下人亦寧唯是委龍望龍而赴訴于龍倘龍以  
爲受其祀當報以事振鱗甲鼓雷雨卒活茲土數萬屬是  
龍之靈且過山川羣望百司之神人愈益重龍德龍以致  
功于龍而龍獨休若且猶是不見不聞以無應乎禱人將  
怨龍少龍爲龍罔知亦無異虎豹虵蚘魍魎妖鬼之類而  
共乏龍祀惟令固謂龍之昭昭與人分靈天地中斷斷不  
然宜必有慰此禱者其鑒守官意以疾效厥能無後

哀六子辭

方野旣歿二年周秀才道濂客死南郡又二年方野從兄  
肇蘭就試京師不利從邊縣尉謀食北方一夕卒明年李  
先生格復病死李孤貧無子久不得掩土而先方野五年  
陳屋嘔血死俞省南游國子學恨失意東謁其姑于天津  
竟以殯歸子與六人自少相善也其恬介豪默或不同要  
皆有文詞謹修飾其稱深信直規切無隱尤方野若李先



生乙未二月嘗被飲郡城東溪媿諧賦詩六人來會夕大  
闇忘去未幾散浮四方無復見獨李先生山東還相從稍  
樂至今僅十七年交游親戚物化已數十輩不幸六人者  
又籍于其中方野謝氏依揚州御史幕訃至予哭之失聲  
親弟贅婿盱眙舅家度目終不瞑李先生棺度漏舍中謀  
葬諸野恨予貧而未及也乃合詞招之以抒其哀

天之何爲兮旣芸芸而生民命之遼割兮炳白黑之誕分  
緇不可爲素兮貴不假賤而富不以貫貧苟謂其力之未  
博兮抑得與失之偶值于無心孰主張而雜洩兮又奚稱  
乎大鈞豐者益助侈兮樂海水之朝給方魚澤而旱緇兮  
賊枯者而愈齋嗟數子之淑修兮庶詞穆而儀輯將承祐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祭文哀辭

十一

于隅及兮幸踐惡之勿入何昭昭而枋權兮恡淵壤于糝  
糝四時則平分兮豈彼此之勿秩終寒萌之昧暄兮勅未  
發而摧輒無甘食于一飽兮祇垂皇以奔浮偃墨墨而躬  
吁兮或寡望乎首邱魂燕歆而魄楚號兮與綏爾之悲幽  
併寃煩之浩蕩兮當不周之淒雪顧誰昔之宛宛兮詎夢  
寐而中絕擊慨思之彌長兮隨冽風而成結知靈游之安  
從兮倘循化而超沒或相從于泉墟兮遵曩晤之懼敞空  
杳杳兮延測悵色喟兮永沈天有日兮無照日含光而不  
春角誰憎乎噬虎豈徒傷夫餓麟苟上宰之勿昇吁憤臆  
其何陳

君馬氏秦人其名位官刑部郎病卒杖編修大宗師素習者與俱哭君子寢意未有已則使予以爲之詞惟古于秦尚武節輕死稱勇亦天性然至子車三良國人傷嗟至欲贖之百身其寃愁呼天殉皇恨無所從若與俗反然後世之士之歿而羣相哀而誄歌文辭不忘亦卒自秦始君祖爲忠臣父仕方伯以貴公子當得官來待署京師年甚少意甚下能以詩興草書自名尤好樂朋友逐氣類或恐不及聞有高才博聞必往請與游今之仕宦而旣富貴者無有也交傾國都共于編修時又最稱得丙辰冬予始來京師四方士居其間者因漸辨識于秦獲二人君與今國子助教朱先生助教視予大長常事之爲兄抑每往來從君

旅處言笑忻懽也助教狀壯健食欲千古所謂秦處仲秋金玉之域水土強剛民華食而脂肥實頗應獨君弱纖不似關中風方伯前轄江南長君金陵故獨能吳言與舌舉而仰者殊或驟見必指爲吳人然亦以是多病病歲歲發竟遂訖死君之來也畱其妻子家奉太夫人乃卜妾京師焉初病作助教往爲藥診率效後輒不肖診曰是徒效旣而他醫果不能爲予聞諸傳醫之良始出于秦曰和是能灼人死以辨蠱也君耽詩嗜書甚修飾方仕進自達寧喪志蟲皿以惑助教云然不然者將爲爭道之然乎君者滿矣君居京師五歲始得前件官其卒年二十九受暑僅三月故不克就大若限制于鬼神今方歸糶于秦扶風之



郊棠泉之宮遠近相望以獻歛也乃抒之詩以愴君之魄  
魂且示夫友于君而哀以久者釋焉

辰睽志兮不融以逢任命左寇兮疾殃未雙昭昭異人乎  
乃用其良疇與福爲兄而辜獨丁被以金玉奪復躋大鳥  
將飛拔之翮車壘僂兮駕者以易巫陽之暗心兮館穴狐  
其奚繹氣巔形債愛恩永務望者于堂哭者于居朋友穢  
矣或撫其徽走從云云相聲欵欵有鬚涉奔兮迎于西歸  
道之孔長兮相其安輻武功太白連兮去天乃三百祖考  
見若堂兮子乎反其宅春秋而時兮柏松而家放嬉遊兮  
無以暮朝以忤怵悲傷將遷兮庶幾勿思悁悁疑然兮勿  
思如何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十三

志銘墓表

禮部尚書任公墓志銘

離爲文章炳氣于南斗天之喉舌佐命于尚書洪秀所以  
停凝靈象所以芑發必有達者上符其精如崧降神挺厥  
申甫則故大宗伯任公其人也公以雅儒直道爲世宗師  
典冊高文咸奉楷式經緯禮樂翼我

聖明三長春官望最

朝右鼎寶方待以和劑蒼生羣俟乎膏茂時有所屆義在  
引年疏傳未發于東門蕭相遽薨于邸第同列在位傷無  
典型僚友畢哀朝野均惜旣而庾公白馬方引流蘇謝傳  
青山將封樂棘于是公子翰林編修端書諏吉日襲貞珉

以公功德之銘具狀來告惟公釋褐授官歷仕

三朝出入宣績休烈丕著具在

國史而尤以風流文學標領天下清譽之盛時無比倫夫  
銘以紀實實以彰美美以旌物古之志也故舉大端表傳  
業知公聲名所樹與金石而永久焉公諱蘭枝字香谷世  
居江南之溧陽昔日光也侯漢跡參雲臺昉也仕梁玉耀  
江左公承嘉系代爲華門奇姿絕人瑰才跨俗雅量涵遠  
大度豁如久在諸生多文爲富以康熙癸巳歲解捷南省  
殿試及第第二人徘徊蓬觀周覽延閣揚子雲守其潛靜  
不調者可以十年劉更生有事校讎徧誦者窮于七畧俄  
際

憲皇秉籙之日及乎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十四

今上垂衣之辰前後二十年中特達見知翱翔必上業由  
此大名器日升始典試于豫章旋視學于巴蜀士類傾往  
衆爲美談

朝廷欲得鉅學博識之臣侍讀

甲帳論思古今于是公有

丙廷之直欲得訓辭深厚贊潤綸綍之彥于是公自少詹  
事有內閣學士之命欲得通達國體明于經務者以左右  
六官于是公有兵刑吏部侍郎之授欲得畧足以安遠人  
節可以儆絕域者以

宣諭外彘于是公有交南之使欲得明慎用刑而不畱獄



淑問論囚若臯陶孟涂者于是公有江西淮南大同保定諸獄之讞欲得製作鴻筆以勒琬炎光我墳牒者于是公有執中成憲一統志賢良傳及

國史總裁之任欲得學有經法動引古訓啟心沃心者于是公有

經筵之命欲得善鑑勿爽公無私者以登俊又收英賢于是公連有鄉會試主考之司欲得惟寅惟清夙夜直哉以長秩宗者于是公有春官尚書之拜若夫定鴻儀緯大文煒煒煌煌經我邦禮則公之功所以配伯夷繼容成揖讓夔龍者也珪璧蘊光彩可觀于立身鸞鶴昭羽儀而被乎天下一奉顧盼龍門若登凡所吹噓駿價始貴信乎國家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五

之實臣庶士之匠冶歟惟君子外修內型道在相濟必有同德公之夫人受姓大費賢稱女師少而來歸淑慎孝雍其勤其艱黽勉無怒克家之吉徵焉佐公子官勸忠勗廉儉已肅下助相之道備焉穆而能惠居財不私而能識其大明智之美顯焉因公而貴封命累加遂晉一品而象服之宜稱焉公春秋七十夫人六十有五公卒於乾隆十一年丙寅正月十有八日夫人先公五年卒于壬戌六月十三日公葬而夫人祔焉禮也某年某月某日合窆于某縣某鄉四仞之墓新有像于南山十字之碑宜長畱于東海董江都過而下馬知門生之獨多楊太尉望欲成林惟

令名之不減乃詩懿德以炳幽宮銘曰

任氏受世自黃帝賜國于春秋人物相繼公紹其後特起而貴川精岳靈鍾發瑰異天球赤刀本廟廊器鑑鍾雄辭深淳酣肆師師儀儀借麟鳳至旣沐而登庶事歷試遂作股肱卿尹其位惟此邦禮國之大事

帝曰汝典非汝莫備公恪受

命贊我嘉會容臺三入事以益治公之生平宣力常勤朱鷺元菟萬里銜使北觀雲中遠歷劍外馳驅簡書感激志意公子爲人清明無翳和而不同寬而有制風流獨高世仰衣被沙邱萬馬未知鈍利九方在焉一顧成驥公性好士片善不棄枉木就雕躍金歸鞬公多遠猷鈞軸宜泄顧謂已老古有恒義上書請休

優詔許退扶杖從容辭拜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六

彤陛喜于歸來娛適有地時乎不畱莫官公昇隕星流虹于堂于庀彼燦者辰下土是識公復其所與傳說對滕公之藏神鬼所遺其壤協吉不假卜筮夫人從焉厥禮有自車衛馬徒銘旌旒幟送公山阿宮安且闕我于公親操紼無次展作銘詩邱陵永峙

侍講學士鄒公墓志銘

壬戌九月學士鄒公旣卒摺紳僚列遇于朝者羣相弔嗟朋友哭于私家江南之士之在京師無識與否咸曰善人歿矣惟公醇質夷行虛恭而樂士在翰林三十年最爲耨老爲儒者望而官不過侍從卒之日其貧愈于其未仕也



公少俊敏周晬識字八歲通諸經能成文章賦詩孝弟之行有過人者其厚和樂易雖武夫悍卒可使去鷲鷲而豎隸之愚亦知其易親而願事也公之官自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右春坊贊善出爲河南督學使者還遷侍講以至于學士公之學主守六經笏及釋老氏皆覽焉而無所溺其於文章清純淡茂彷彿其爲人而尤長乎詩于物無所好惟專嗜書不以老而倦聞人之善與士或奇俊才秀甚樂稱道請交而一出于誠也始官編修大臣有薦之者遂預修史及督學河南教諸生皆有法式旣爲學士以序當遷九卿然公門下生與後進年少舉科第六七載或已開府躋顯仕而文學宿舊聲名行誼遠在他人上公乃獨以學士終嗚呼是所不能知己初公有疾將請老以歸貧未能遽行旣而加漸遂卒于京師古之仕者祿有餘而從容去就有以自得後世窘殆迫局事勢之不同顧有若此鄒之先自明中世及順治初代以仕宦稱貴族其兄弟同時有官御史太守者子某復舉進士爲都水郎今年二月方奉公柩歸葬于江南請爲志焉哀公之不可復見增感喟于永傳故有以銘其德係曰

戰國三騶子談說當世而公著書獨以儒鄒陽稱名文詞則駕而相與驅其無憾者君子之澤爲善蓋有餘鄉則泰伯俯沼巨區枕其安原公寄隱于此乎

西漢之處士貴于三公則嚴遵鄭樸至今傳者東都之獨  
行譽美千載則王忱趙咨其名顯焉流風無替軌躅聿新  
則川蟠林潛有韜寶之君子矣府君諱某字某湖州歸安  
人也語其得姓則殷王之子食采斯彰語其受世則全城  
之功貽慶方大曾王祖考代承隱德比于潯陽翟氏湯莊  
繼稱逸民荊州習隆門戶累標儒業何多讓焉府君幼而  
孤露孝友素成長益東修行誼嘉備藏經緯于不試樂優  
游以順時李仲元化行鄉閭汎雅春施及州里古所罕者  
今乎見之方康熙初東南猶用兵湖多羣盜日剽井聚虜  
人親戚去之山中重責贖賂府君先人在焉乃走伏林莽  
俟盜盡醉亟負其父宵行四十里得脫歸卽馳往杭州號

訴上官言盜殘暴狀上官爲檄湖官吏使速除賊由是遠  
近獲安府君力也湖人好博尤喜訟往往至傾家府君憫  
其俗一日爲酒會召請少年博者皆在起奉卮酒與約曰  
願自今勿復博少年咸感動私相誓如府君戒終身延及  
傍縣蒲飲之風幾熄矣人有忿訐必求質是非得府君片  
言竝釋然服故終府君世里無訟者昔王烈以公方服物  
而里俗歸仁郭太以盛德董衆而凶慝改行霍原所處涿  
郡敬爲神明許劭在焉本初變其車服府君方之得毋似  
乎有朱穆之崇厚而德色不形有戴高之慷慨而然諾非  
俠嘗以冬日扁舟出游見士人行汲衣不覆體府君悉以  
所服解贈之竟擁被而返有以賈販來湖者折閱畱落不



能自歸爲資給使還若是不一湖人業蠶值蠶月桑貴鄉人或以子質錢市桑府君與之錢而還其子湖嘗大饑多流殍有司議爲粥以賑府君曰以粥不如給粟之便且得也具條法施之數萬衆賴以全活邑令聞而善焉使縣中給粟悉如府君規事遂以濟會疫癘繼作村舍幾墟府君伐木置棺廣爲殮埋又于冬月爲衣襦布被子鄰里貧寡多至百餘託朱季而婚喪者何啻百人待晏嬰而火食者豈唯三族若夫南陽樊重起築陂塘西蜀麴元通闢道路則府君爲鄉人治圩田疏漲潦變其瘠确盡作膏腴召還流亡各安生業魚池可種家饒范蠡之經桑柘成林人利齊民之術廣平阡陌理正崎嶇躬出二千餘金開塗二十

餘里功勤五載行歌坦道于心不矜其惠甚博且麟士認屐知雅量之深孝緒焚車見長者之厚嘗于他所欲營莊舍有卞氏者丘壟趾接墓風地脉意恐相妨府君知之卽日輟去好行其德慕義無窮似此尤多未可徧述是以行成布衣之雄名樹鄉國之遠父老于蘇則號之爲大人州將于邴原式閭而致敬前湖州太守章公紹聖尤重府君同于兄事焉屬當行鄉飲酒禮衆謀舉先生章公曰非府君無足爲國人矜式遂升賓席而鬯歌篋爵時以爲光行年六十與其二季友愛彌篤三姜時聞于共被四皓懽然于一門七箸取徹未析乎薛苞田宅相讓不煩乎許武夫人李氏具孝謹仁恕之德與府君合志齊範有子二人長

曰某次曰某府君稟姿特異少也負奇應鳳讀書而五行  
竝下禰衡談藝而一覽輒通袁彥道本擅其雄豪王武子  
獨標其俊爽視青紫如俯拾指功名于夙期當明季世兵  
戈雲徼府君之先人顧見如此使輟任進還求治生遂用  
子貢貨殖之才致猗頓封君之業旣而鄭公業有其富樂  
仲長統道在田園卒以博濟之心宏利物之美龍蠖物外  
徜徉人間斯亦足追龐公于鹿門振逸民之遐調者矣府  
君生崇禎丁丑歲卒康熙辛卯歲得年七十有五夫人生  
年如府君後府君七年卒合葬于其縣之鈔田村府君歿  
而遺澤在人遠近相弔望舊居者或動歔歔過新阡者爭  
培松柏然而積厚流慶已見於當時作善降祥方徵于繼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書表

三

世府君孫曾文學甲第如霞日始會鸞鳴漸舉而

詔書追封清秩光晉其工部主事者則諸孫今某道監察  
御史有大之所馳也射洪陳隱居旣詳家錄于王字汲縣  
趙貞固宜刊頌碣于昭夷吉石是礪乃爲銘曰

在秦名將在宋名相世表宏聲代承華望聞海旣遷吳興  
始壯抱璞闕彩先潛後充靈和蓄蘊府君是生外舍玉潤  
中吐金明本爲儒傑翻遺宦情藏用不試藻德獨榮采眞  
而遊爲善最樂于家于邦孔惠孔博風返淳漓里化敦樸  
賢型何遠古人可作生民渾渾逝者滔滔華屋忽謝馬鬣  
方高同封玉鏡長掩金刀唯流連于舊德共悵望于元郊



子旣哭瞿先生久之不能忘嘗他出過所居晉陽浮圖往  
往返其轍明年聞已葬江南思有所爲之銘者先生晚交  
最善子與陳黃中其未死時自陳生平屬黃中爲之敘先  
生子然旅京師三十年食于其文雍正中有薦其才行當  
爲河南令惡其大官貪殘不官爲之屬決棄去甘窮客死  
嗚呼有古君子出乎今之世人莫知異而特怪其不仕不  
娶也天台齊召南翰林之賢者以擬東漢處士間信然銘  
曰

宜人張氏墓志銘

溧陽公貳秋官翟葆中爲郎郎于卿屬其治刑讞有年曰

石笥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母老不可以畱因遂假去郎家青州距京師千里未嘗數  
相聞一旦外白書從山東來發視則葆中所爲稱母封宜  
人者卒將合于其考故中書舍人之墟敢走使者列行事  
公曰郎非獨故吏也實娶于任則我宗人侍御叔女公子  
故嘗親戚視郎葆中八歲而孤或以非宜人出冀煽之乘  
便爲利宜人拒不入益著愛慈家乃完葆中爲郎號任職  
秋官郎中十三人曹司分殊至同列推舉皆曰翟郎翟郎  
始宜人以中書君僅若子期必有聞爲入資如卜式黃霸  
故早得列仕漢翟方進少孤將辭母至京師受經母憐其  
幼因隨之長安躬親織屨給方進卒成子之名豈葆中者  
其世耶何二母之行先後若此雖然方進封侯位丞相葆

中官不過五品又且急歸然葆中雖卽以郎吏歸幸得宜人左右侍安樂勤服養十年以迨其死當方進時未識有此否也宜人張氏故明宰相家舅任監司持節素貴盛卒年八十五女三人諸孫五人性篤仁惠從女貧予以嫁夫兄弟不聊予以養親戚無嗣爲立之田宅沒者使葆中反之公於是以屬其門人天游爲之辭使志其可鑿者曰棘欒兮幽宮靈之歸兮禮之從嘉修始兮懿迪終郭門兮長道漚之流兮不返而馭石無礪碎慰子孝歲申月元示永考

謝貢士志銘

有以詩自鳴于衆者貢士謝德星嘗指其卷曰此所作非

石笥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世俗等也德星鄞人乾隆丁巳來太學鋒勢剌刺出人上時嘉淦孫尚書領祭酒或言德星高才生終弗能薦也狀頗眇陋顧爽達精悍足任爲吏初以家貧求小仕供榮養然卒不得仕還鄞復來病逆旅中爲主人遷之野忽愈因自負當大貴顧不三歲竟客死京師德星于詩務喜刻狹穿徑側出于時俗語態亦往往篋灑頓盡方未死時嘗請序取諾及卒所館高生爲錄次百篇會謝氏子來奔喪且乞志因書兩通一使持節一使貽高使寫置篇首卽銘爲其序銘曰

與足不馳翼不飛死如棄如從彼爲詩之何裨吁已而已

而



馮府君志銘

雍正中有官曹郎能以決獄平恕稱于刑部者是爲馮府君府君有子方持節隴右治屯田事一日以使者來署書孤子某己未十月卽洮泯理所迎府君居明年而還孤某送于秦州別一年歿卒不得見慘痛極覺敢陳大端祈幽銘府君辛卯舉人丙午爲中書閹八年遷主刑部事事輒辨加秩一等丙辰歸休距歿時六年年六十有六少聰明爲魏尚書象樞所知長自勵行善草書尤嫻五字詩府君而上祖父皆貴官使者已授辭將返來謁吾聞馮氏田山東遷代州幾二百歲齊魯多儒學燕代尚氣任俠久不以其俗獨世世科第間府君承之又及其後人于詩宜稱銘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曰

送大夫之有車揭旌杠之有書於樂馮公以歸其墟

封太宜人王氏志銘

今吏部司勳郎中厥有賢母太宜人累受封乾隆十四年十月卒於家吏部聞喪奔還蜀責游以其銘太宜人王氏父某康熙初進士幼敏學讀書若聰孺子長卜贈大夫婚吉焉具明智懿理逮其終身子七人舉人端洪爲之伯次吏部次肇洙侍御史次遵泗自兵部郎出司馬黃州次端祥端澤並爲舉人次端澂棲霞令自吏部兄弟三人登進士官京師搢紳先生謂之三彭而吏部尤高于文譽論者皆以爲其母之所蘊貽銘曰

王世蜀望惟彭閩對嬪于厥家婉婉娉娉相無不宜于德  
允類備孝敬以施其和乃徵感其畜犬銜肉知母食咸于  
其家用益昌休裕其子之邁胡壽孔寧古志不忘示後人  
利歸有所從于贈大夫之宮稱詩秩秩其宮轍轍勿下勿  
頗以永終吉

文學二周先生墓志

二周世繼以文學濟堂隆構從在浙東滙美雖勿升乃抱  
良貴所不足者非以無位上珍仁元卒諱稱字字考予功  
春宇其嗣予功磊磊文盡魁輩爲諸生師伉伉六藝秉剛  
負豪練計習事重於縣大夫以枉直寄欵宮而謀釋其睚  
恣里爭鄉訖化德勿試常自謂古賢禰衡虞翻慕者此類  
溫公唯人春宇是識厥考視不同同以善利身殫作孝蒙  
疾顛瘧文辭刻剔深吐沈咽未艾殞焉不宜有戾胡天獨  
然孰診其祟後四十年天游乃銘之文學之孫文學之子  
謂我也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十四

文學之先自宋南渡居嚴州淳安世出汝南汝南後漢多  
顯名最著者尚書舉處士熄天不以文學爲舉而使獨如  
變將以舉者待其後耶

張府君志銘

游之同姓爲郎于禮部日持狀一卷來邸中言曰甘州知  
府張元方使我屬能銘者銘其父故舉人容之墓元方簡  
質無貌飾達事有守如容爲人容雖未仕頗練吏政始佐



其先人令粵東復以熬元方初得縣衆驚若素吏者皆容  
主之容家頗饒樂世居南宮及年既高見其曾孫且有子  
而元方官二千石闕益華大老而加康游聽言云然以爲  
河北土厚水深得其氣者大爲鉅人次亦宜有富貴強壽  
如府君者耶又言昔爲令高平與元方鄰高平舍中有木  
叢茂問誰種吏不知對有老子役者曰前令南宮張公手  
焉府君父也元方三世皆至粵警吠往來使人矚眙及吾  
與元方竝自粵東令入司禮部又七八年元方得出守而  
子老子郎乙丑送之官丙寅復弔其哀今年以銘來見於  
京師見而去去不可得知世事驟馳變從塵埃使愴而悲  
唯子于文辭能以人久必爲我銘銘曰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五

府君之舉以康熙辛卯府君之封以乾隆丙寅是唯高平  
大夫之子甘州太守之親

特贈太僕卿周公墓志銘

雍正六年秋

詔下尚書太常寵嘉勤官旌死事之吏

特贈故江南松江府知府周中鉉太僕卿惟古者有功德  
于民加地進律有循其職守而恪毋顧計利害毅而能奮  
錫爵命膺車章厥非常典公字子振其先宋知南康軍事  
道國公敦頤六世祖之德仕明湖廣通城尹高祖洪謨給  
事中曾祖懋毅舉孝廉祖琦瑩贈文林郎父賓雅恩平縣  
令公慷慨通豁才名早有聞習明吏條長安公卿中往往

知其名者起家崇明縣丞故事縣大細惟令尉少任事假  
權丞中厠唯主唯諾幾如無官公振舉綱理勵爲治蹟文  
麗訟令時不能聽爲代決立成崇明故重鎮坐甲千人欲  
預取軍食于官不獲曹激穀刃縣中官吏咸駭噤匿公聞  
曰事若此孰却禍耶挺身前爲宣布凶順利敗究竟感切  
聳動衆投械曰諾吾屬駿瞻未曉幸謹從公言之華亭  
尹缺當復除江南開府丞

聖祖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勝治劇者上公名得

召見賜對稱

旨遂授華亭令至之日迨乎後遷其政簡而不弛刑協而  
不煩歸芟於秩以和得民民有自殺其伯指誣甲甲久瘳

石笥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憫無能己白公考情實置其當法者獄以平縣風多盜爲  
民厲則擒誅主魁餘黜亡屏境壤又安甲辰秋會大霖雨  
以風鼓海驟溢巨防盪蹴數百里魚華亭民簿記不可勝  
沒敗稻穫邑用匱涸民艱輸秋租乃約吏無煩追求弔恤  
死疾具舍宇衣糗存散傷又力爲請賑由是多所避全未  
幾以歲賦不中常律法當罷邑人日走聚訴大中丞以聞  
于朝

今皇帝許復畱公以七品秩位下大夫感

恩厚殊思益自砥

上亦知公治有方繼被

褒美四年丙午



命自華亭令守松江松北距海南仰太湖地庠水都吳中  
苦潦害大損田率十八九自古明水利者言三江震澤所  
同入海然東江由東南上貫同里犁湖至於白蠟婁自甘  
泉達華澤急水凡二百餘里入於澱湖皆松江支流太湖  
匯湖州羣溪天目西北鄙遠受宣州山谷水廣三萬六千  
頃後從吳淞經華亭青龍以放乎海松旣久湮自宋元嘉  
中已壅壅菱蘆競封益就沃陸民遞侵而畚鍤遠愈廢前  
時爲治或不省要害規別鑿渠浦使無泛徒費畱少裨誠  
欲祛墊釋杏俾國勿壑疇穡歲歲利若網在綱必循其端  
則宜專治松於是

天子憫之慨然將求三江故道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命兩貴臣往大濬川兼修婁水之渠今以稱劉家河者中  
丞監司相與謀是資強敏吏要無出周刺史遂舉昇公公  
旣受令計畫規度以勉厥庸冀績成底休吳民浚江自王  
渡至野雞墩六十里又三十里陳家渡地由近海而洪騰  
悍雄唯畚笈是阻公以爲非堰殺其怒終不可施旣堰石  
籠土當之再塌再潰念迨夏役久且妨農田趨召衆力赴  
躬前指呼所乘船當險或懼危不測請還公曰其敢避

王事先難退卒揮之築未合而湍大鬪遽覆舟會暮昏吏  
士擾亂倉卒不得救遂卒于江中年四十九事聞

天子悼公才良篤勤職司就致殞歿爲之嘉傷旣贈今官

復廕子一人得錄於太學

賜司農金與葬而命祭于官備夫哀榮公自起從仕至皆有恩方宰華亭遭太夫人憂華人告行省願以百姓三日服代公三年喪請毋去官其私以祠祀歌思不忘則攝六合尹家人或道過六逆旅戒不取值焉以志公惠十一年春公子道澧等旣奠於封淑人師氏胡氏祔謂先大夫恪循其官以終荷

渥褒其曷可無宣于辭俾後咸有述乃表吉石以振銘詩伉伉周棻有翼其傑以紹于豐不猛而剽果毅且安宜民攸宗其勤孔武坎窞無所孰遏之功

帝曰汝勤顧錫乃位胡曠以崇揭揭旃旒歸焉是保士慨展同不愆銘德利嗣垂式醜望大宮

### 陳少陽墓銘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天

宋辟否德天柄墜宗陽光淵淪陰疔晝蒙六奸釀膺一朝潰癰少陽精誠椎輦殛凶鴟鷂未羹虎豹復崇無斬馬劍斬佞決聰無擊賊笏擊奸觸龍徒礪心刃磔回舌鋒扶忠不升疾邪殞躬嚼齒握介望闔九重正衣東市歸何從容更六百年常噓凜風靈魂無朽英颺浩空森森歲寒宜挺柏松一抔永標齊於華嵩

### 盧杰夫墓表

士有志特意奮行不顧而甚勇者爲義與盧杰夫盧氏大司馬象昇與弟晉觀明之亡也竝以節顯至杰夫四世矣少貧躬耕山中顧自負忠臣後思挺出時俗好名喜事議



論感發頗沾沾然以舉人教官學生滿三歲例授縣令杰夫不欲遽仕乃假去往來河南淮北間學騎射墮馬臂幾折宿遷主人館之一日杰夫忽念時方修明史恐以嫌致畧大司馬等行事狀卽辭往京師主人憂其臂創也勸少畱不可值大暑雨蓑笠自禦徒步行至則果然杰夫徧訴諸公不避厭怒久之始得未幾選知威縣縣素頑杰夫思變其俗以爲民之敝由士不知學爲市書築宮羣教之衆始謂苦我如縛初就塾甚憎其先生久漸馴聽他政當舉者刑賞當必者惡人媮風禁者鋤者除賦稅無名者從事甚決餘四年治頗振然太守及傍縣令咸嫉所爲爭言杰夫駿謗聞幕府中杰夫亦辛苦甚喟然志難卒行自稱有

疾去杰夫剛爽疾惡主信義利害無所動自居家至仕時數遭人笑辱愈自岍然聞士少異者必求與交予初識之由萬編修久之復相見于燕見不過三四獨喜其爲人旣歸半歲有自義興來者問杰夫何如則云已死杰夫存時嘗以書一篇示予予讀而悲之其意固欲入深山拾松椽狂歌長吟終其身嗚呼其憤悶抑鬱不平乎世者又安能久自處耶杰夫名豪然死時年六十一行事多可書予傷杰夫而欲使有稱于後乃爲表貽其子使刻于隧門

華州史君墓表

歿可祭于社仕可祀于官君子得焉余涉四方觀其國邑有霍然而宮者其廟不曰某官之廟則某侯之祠未幾復

之推敗漸索無與興歎功德未有昭乎時行事少所稱乎人爵位盛崇子氣孫力儻以用焉竊怪今世之爲若此者衆賢不賢之分淆惑滋極亂祭法久也君享其社且報于官矣其堅節立表不聞雄雄明明風激電灼然家于秦仕于粵秦人爲可粵人尤云宜秦粵人之無親于君非誠有得之者孰肯從其然初以進士宰粵之臨高釋逋賦振困窮廩餓剔弊害由是流者返眚者安旣去而臨高之人不能忘也少孤貧躬自刻勵于其門宗有父人之慈任恤之德自君以下不析財賄同釜而食者凡四世世方以爲難姓史氏某名世華州人三子孫曾舉進士入仕者二人孝廉二人太學諸生三人其卒而葬已四十五年久未有文字刊阡石甲子春其孫有茂者爲郎具事來謁乃甄而列之使皆得知曰此故前時良吏之墓前時爲令猶得自及其民爲愛思若此將有歎慷而過其下者焉

### 鄭令墓表

嗚呼吏政極敝久矣州縣尤甚焉其居之也若無其官于民或相仇況乎愛焉不欲其去與去而思且有不忠者哉予于今時感夫任吏者不惟其人人亦滋不知其所以爲吏慨然于表鄭君也君四爲縣令果子爲治明幹善斷先後政如一而意主乎爲民絕異近世所稱才能書上考者初仕安仁繼調江華攝新田皆頑險邑而安仁隴甚安仁遠在荆衡人尤尚欺悍樂囂訟宰每始至必爭飾詭辭以



嘗辦否因從挾持之雖素習于吏或患不勝君方下車安  
仁人千餘各以狀進立庭下滿君顧主文書史悉取來每  
視一牘呼持狀者前曰若情本如是如是乃敢榮我以次  
無不然持狀者驚畏發摘多陰散去視未十一而庭畱者  
不過數人而彭道士者恃弟爲貴官尤奸橫君將嚴案之  
遠遁乃己自是爲政數年訟日少懦善者得樂無事而澆  
幻之俗亦漸幾熄安仁大飢富家不宥與貧者糴君里籍  
欲粟者姓名第以金來吾爲汝市而躬往諸富人所曉以  
理當然與事利害富人竝感動立出粟遂無餓死者時江  
華盜方橫開府知非君莫能止卽使移治焉適巡檢毛德  
峻來謁君一見知其能召與計事甫三月捕盜二百餘斬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其魁君不自爲勞推歸德峻且薦之上官嗚呼仕于今者  
往往議論短長同列相擠忌或攘他人功顧君獨能若是  
君子人何如也以喪去楚服除起知陝西之渭源渭源盜  
如江華君設方密獲其首釋不誅責擒盜自贖盜奔他境  
而性素直嘗語觸其州守守誣君罪罷令下獄中人知君  
枉然無有救者君子俊德走京師頌冤始得直未幾疾作  
遂卒于渭源君孝友讀書給于文辭自少樸儉而尚施予  
官俸所入多以周所親初爲諸生入太學將由科第仕雍  
正中有知君而薦之者遂赴官湖南旣蓮爲令政施于所  
至而人知德焉其去安仁也老幼號泣以送作爲十三難  
之歌紀其惠愛刻石邑中後以事至衡衡州人闔城門不

能去曰公爲此郡守庶幾活我其自獄而出也涓源百姓望見君于郊亦皆大喜然君之能固不僅止此也予見天下宰牧者置民事不問惟趨走阿媚爲賢往往遷擢去傷冗陋痺或多至大官以君之能於政志于民有可用于時而位不過縣令且終被誣事固有不得而知者哉君將歿爲詩見志其辭發憤感激予誦之而尤歎息焉君諱某字某世居山東高密後遷襄平卒時年五十六娶劉氏生三男子乾隆丙寅俊德葬君三河之鄉其墓四尺泉流在側其事不謾書官于石

寧夏中衛典史陳君墓表

君之行周于其家君之能給于其事君之誼施人者博而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常爲其難仕從小官清潔自治信于上下有子致新道述君事願戚未已泣相繼也然告我曰所舉僅十四三餘不可竟盡君世爲儒及長而貧歎曰殆不使我復事詩書乃去之京師求生計數歲頗贏其始往有鄉里兩人俱三年先後死皆君具棺殮其一人唯老母寡妻恐傷心不遽以報每如其人爲之書出金封歸之若其自然曾不死者一人遺金數百在君所衆皆勿聞及君還卒召其家併返其骨與金其在京師聞有賣女者魚臺令罷官困甚自山東賃車來謀所依繪逆旅中負車錢多不能償期券成塞債君曰吾雖未識令誠不忍仕宦者窮辱若此卽計數代予且周令家由是長者稱滿長安中年五十矣起爲吏得寧



夏中衛典史塞邑近饒前史率視民爲淵漁取以肥君獨于中衛之人同癢痛樂苦故卒官而弔者不相呼涕者不相指方西邊用兵急運餽或期不至君始到官卽奉檄行獨先至主者怪問之對曰無他毋多載私粟以求市利則行輕而速予役輦者厚而嚴其偷則粟不耗主者喜立下令自今運者一以陳史爲法其中衛又開渠築堤爲飛槽引水復廢田四萬畝居八載病卒中衛縣令入視喪見無餘資爲泣下寧夏監司以下知狀各厚賻焉乃得以喪歸子二其季致祥致新長也甚文以立不與世阿君諱瑋年五十七陳氏系潁川明初自上虞遷山陰四百歲矣宗族科第或至華顯君不得于位有偉其躬太邱賢風斤斤其宏不歿也已不歿也已

蔡大夫墓表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雍正癸卯黔蠻逞亂多破城邑而鎮遠以蔡大夫獨全大夫蜀人名時豫少魁磊絕出諸生中初用舉人試爲州得黔之鎮寧獄有非殺人者誣服當死大夫反出之以是政有名他縣囚爲人妄誣爲盜坐不疑上官以使大夫怒其久不報或爲危言大夫屹如故已而盜果別獲上官歎爲能西南多蠻夷長官世土地自爲治中國一日盡郡縣奪之率不服思報仇而鎮遠介諸蠻間尤貴州形要地蠻欲攻久未發也大夫適調令以來度必逞卽上書幕府早計畫幕府不知省而蠻已羣嘯古州益合諸苗犛攻屠十餘

所乘勝逼鎮遠鎮遠人震駭懼燔劍爭謀出城遁大夫召止之曰若去何之徒爲蠻血肉孰如助我守可得自保于是皆諾是時蠻張甚謂鎮遠一日可下顧不能拔欲畱困之火其野時時燭城中大夫亦夜潛出卒立幟舉火山谷間疑蠻蠻果猜惑而馳使河南巡撫軍門軍門爲發兵救至乃解闔不啟凡六十日城中無一人死者大夫素瘠蠻望見稱之瘦官將退譁曰非瘦官能鎮遠盡我脯食矣大夫爲人氣勁以和時朋友緩急若在身者于事達而能濟故當蠻亂極熾卒從容有功鎮遠旣以大夫得全明年乃循常遷又一年得同知古州乾隆丙寅以事至京師時其弟時田已舉進士官庶吉士于是求罷官還蜀養母遂歸歸未幾母歿大夫病哀棘卒將死謂家人曰殮我母朝服必施衰絰使終喪地下家人謹如之予聞蠻禍急時官多惛愞或走匿故羣就摧敗滇粵皆然非特貴州也若鎮遠城處不過千百家板堞半圯黔大帥兵自擁不敢出大夫以儒生未始習軍旅卒扞保之然而能之試者或限之所嗚呼蓋自古而旣然獨蔡大夫矣哉

### 句容縣周君墓表

漢法文學試射策其高等補刺史二千石往往多賢良吏後世異古士雖飾文辭取科第至任之官一縣一邑多漫失理嗚呼蓋其術旣分巧便苟利益衆忠信純款之風熄矣君爲句容令獨能出其惻以接其民民亦信其治乾隆



戊午邑大旱農廢乎田粟罄乎市餓徧乎里焦嗽沸皇不  
可以日君勞露吁禱悉出俸錢又門勸富家意切切有所  
感動因得其合金致粟活縣人命君世儒者未嘗知簿計  
習名法據案視牒訶詰榜敲尤性所厭苦宜不能乎治惟  
忠信自然出于其身懇懇持之用已有餘嗚呼假爲吏者  
而皆若君何患勿得焉君動止言笑一任其致篤于文章  
常覃思竭深窮求其變刊別濯鎔言成一家約中道理雖  
頗致疑怪然識者皆共傳之年五十七始中禮部第名最  
高益爲人所望選庶吉士自翰林出爲令方欲大爲治以  
文學振教其士使各知所立遭外盜入縣去官方邑災時  
君已力謀救尚不足益借官粟濟焉及罷將責償于君貧

無以抵句容人衆號城中明府仁愛有活我恩爭以情來  
代者未兩月而償畢也君周氏世居山陰初名鍾後更應  
宿特以其文四方士無識不識相與論議率皆字謂君其  
旣去句容而歸已七十九喜說諸經於易頗有述旣卒句  
容人聞之相與望弔以哀其歿嗚呼子益歎忠信果足以  
誠物而士出今世若君者特少也君將爲令或爭笑其迂  
指爲不省世事曰是徒能名文章安任吏然君往而自見  
特如此惜所效試止于句容不然豈僅若是哉僅若是哉  
旣葬三年君子建中來試京兆問表墓道者文字猶未具  
悲君不可使返而復與處也曰是實余職有以昭發其光  
嘉庶幾于君無所病負夫往者九江祝生之徒陳仁義距

功利誠趣背當世然其書具存想見其爲人君生平志行  
一自道于文而獨守之欲知君者求于是亦可以識其所  
懷凡君家世卒葬日月不復具使建中磨陰石列而敘之

孝女李三傳附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常以隱事與  
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  
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叱  
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見俟壯或行能  
復仇若眇子歟稚後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  
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蕃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  
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刀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

石筍山房文集卷六

志銘墓表

三

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詞屢懇有司大  
吏咸徧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官白其事者女甚恨曰  
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  
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呼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  
弱無相攜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  
往往伏草間旣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于  
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大吏有司在河南者久之會  
有新任令于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  
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  
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  
牒縛鞠容與豪皆自窮服昔者荆平王旣殺伍奢子胥亡



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暠戕蘇謙謙子不韋  
變姓名穿室掘塚以刻其報然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  
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  
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  
烈也緹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沈江或有揚刃于都  
亭或假質傭以襲仇其赫爾著于世其于古何如也今已  
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  
污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  
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  
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  
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  
而掩之遂自絞也于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偶猶生然  
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  
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凡五十載  
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  
家說戶唱相有懲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

歌另編  
入詩集

跋

嘉慶元年今少司農儀徵阮公視學兩浙廣搜百數十年  
所東西遺詩薈萃選輯勒成鉅編爲兩浙翰軒錄而稚威  
先生集後嗣寶貴未肯輕出山陰諸生施政固求得之司  
農既克採詩入錄遂謀并梓其文於是邑令長暨越中紳  
士裒資築專刻文六卷海謂先生詩文當合爲一集因更  
選詩十之三四併行篋所藏分古今體以次編輯時仁和  
朱君文藻同事校讐而諸暨周明經桐共襄資費刻爲四  
卷總名之曰石笥山房集仍先生舊題也顧念天台齊少  
宗伯曾爲先生作序時已辦刻而卒未能就今去先生沒  
且四十餘年適司農搜羅遺逸表彰幽隱而鉅公著述不  
闕名山亦會逢其盛也先生好魁紀公家言故下筆奇險  
觀者目眩而四六句五七言房序東西賓阼等級未嘗不  
共覲之竊以爲針固陋之膏肓起孱弱之廢疾則後學之  
霑其裨益者非淺渺矣嘉慶己未仲夏浦江後學戴殿海

謹識





